

生之歌

杏林子

這是一顆小小的黃豆。

我把它埋在泥土裡，過了幾天，它長出了嫩芽。那嫩芽是多麼的小，多麼的嬌嫩，好像一碰就會碎。可是，就是這小小的嫩芽，它要鑽出地面，它要頂開壓在它頭頂上那塊重重的泥土。你可以想像，那是多麼艱難的一個過程。對它來說，那塊泥土就像是一座大山。但是，它沒有放棄，它一點一點、一寸一寸地往上鑽，終於，它見到了陽光，見到了這個美麗的世界。

每當我看到這個小小的嫩芽，我總會深深地感動。在它的身上，我看到了一股不可抗拒的生命力。

生命，是多麼奇妙的東西。無論是高大的喬木，還是卑微的小草，都有著它們自己的生命。它們在風雨中搖曳，在陽光下生長，用它們自己的方式，訴說著對生命的熱愛。

我們每個人，也都擁有著這樣一份寶貴的生命。我們的生命，也許不會像那些偉人一樣驚天動地，也許我們只是這個世界上的普通人。但是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生命沒有價值。只要我們活著，我們就在創造著屬於我們自己的故事。

有時候，我們會遇到挫折，我們會感到痛苦和絕望。我們會覺得自己像是被埋在黑暗的泥土裡，找不到出路。但是，請不要忘記那顆小小的黃豆。即使在最黑暗、最沉重的泥土下，它依然沒有停止生長的腳步。因為它知道，只要堅持下去，就一定能看到陽光。

願我們都能像那顆小小的嫩芽一樣，勇敢地面對生命中的風雨。無論遇到什麼困難，都不要放棄對光明的追求。用我們的努力，去綻放出屬於我們自己的生命光彩。

瑞穗的靜夜

李潼

那年，經過一場激烈的競爭，我們總算考上家鄉附近一所理想中的學校。少年單純，還不懂得掩飾喜悅，甚至連驕傲也壓不住。放榜之後，像一隻隻新添華美羽毛的小公雞，四處咯咯咯叫，四處去招搖。為了慶祝這場勝利，我們四個好友，結伴到瑞穗溫泉露營。

那天晚上，真不巧，山腰竟然下起大雨。

剛剛燃起的營火被打熄了，營地泥濘，連帳棚也滲水，只好草草收拾，退到松林深處的日式小旅館投宿。

情景是有點狼狽，但興致未減。洗過溫泉，換上乾爽衣服，我們依然說笑打鬧，在木板迴廊上追逐嬉戲，整座小木屋被我們踩得碰碰響。

不知何時，旅館的老闆出現在門口，制止我們再玩下去。他面容和善，但我們明白，他是當真的。大夥只好很不是滋味地噤聲躡足，各自回房。但是我沒走，獨自留在迴廊發呆，好讓老闆知道我不甘心！

松林裡的雨夜，格外沉靜，溫泉水煙貼伏著坡地，如湖波緩緩湧去，五里外的小鎮燈火，在松針稀疏處閃爍，我不曾見過這般靜美的景象，凝視中，彷彿信手掀開落地帷幕，原以為舞台上空無一物，誰知布景早已妥當，一時仍不相信，只有失措張望。我想離開，卻又被一些窸窣窸窣的一些聲音喚住。那些輕細的聲音來自松林的深處與近處，來自溫泉的水煙裡，來自懸空的地板下和垂掛雨珠的屋簷。於是，我坐下來，靜靜聽、靜靜看。

在這之前，我從來不知，我是可以不喧譁的，可以將耳目精敏到這個程度，讓心思澄明得像一面鏡子，清晰映照童年種種，並隱隱顯現未來的路。

我第一次覺到沉靜的美味，在這個身心不安的少年時代，此後，我時時品嚐，從中成全了許多事。

快樂的交通警察

黃英雄

十多年前為一睹尼加拉瀑布的奇景，千里迢迢到了加拿大與美國交界的小鎮。壯闊而震撼的景觀沒令人失望，但至今我依然難忘的卻是當地的一位交通警察。

瀑布上方屬休閒區，車水馬龍不難想像。販賣店前的十字路口是交通要道，一位矮胖的警察，以類似舞蹈的身段指揮著四方來車，他自得其樂地作雙手掏槍狀，示意右方暫停；接著又像麥克傑克遜誇張地跪地一指，指揮左方來車離去。經過的車主不時對他報以掌聲，他也欣然接受，甚至有三輛車的少女對他吹口哨呢！

事後我發覺觀賞交通警察的時間，甚至超過看瀑布的時間。那警察的輕靈動作始終縈繞在腦海中。看似簡單的事卻有許多令人深思的空間，起碼在台灣就從未有過這麼快樂的警察，或者說那麼喜悅於自己工作中的人。

其實人的本質差異不大，但重要的是先得認同自己和工作，這種過程需要人文素養的薰陶與結合。工作的專業固然重要，但欠缺這種出自內心的質感，終將為僵化所束縛，何況要將工作中的喜悅與環境結合，更要與人分享。

當你有機會進入各種餐廳，從服務人員端給你白開水的動作，將影響你用餐的心情。如果你發覺服務生是用一種近乎完美的優雅動作送上一杯水時，四周的氣氛頓時百花齊放起來，因為我們感染了她出自內心的自我肯定與自信。

也許有人會埋怨自己的工作單調無味，我建議應先檢視自己是否真的為工作盡了心，最重要的是要將工作與自我結為一體。沒有人願意否定自我，當然也就不會否定自己的工作。

台灣的空氣與交通，很難讓我們的警察在十字路口舞蹈；國際禮儀的缺乏，也使得我們不計較服務人員的粗魯。但對人文素養的追求卻是刻不容緩的。當這個社會上每個人，都能以最快樂和喜悅的心情去面對別人時，我們可以自豪地對全世界宣佈：台灣人個個都是藝術家。